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四十六回 陳元朗幻化點奸雄 魏忠賢行邊殺獵戶

詞曰： 忌念不復強滅，真如何必營謀？本原自性佛前修，迷悟豈居前後。
悟即剎那成正，迷難萬劫感流。若能一念返真求，迷盡恒沙罪過。

話說魏忠賢生辰，富傾山海，榮極古今，足忙了個月，都是人為他上壽，尚未復席。直至四月中旬，纔出來謝客，殿下公侯伯附馬並皇親纔到廳面謝，大九卿止到門投刺，至於小九卿以下，只不過送帖而已。其餘各小衙門，皆是魏良卿的帖謝人。謝畢，備酒酬客。凡文武得在請酒之列者，猶如登龍門一般，六部尚書外，皆不能在請酒之列。他們客如白太始、張小山並工頭陳大同、張凌雲等，俱帶著腳貳的銜，也來赴席，整整又吃了一月的酒。

一日清晨，門尚未開時，忽有一道人，騎著驢到門前，以鞭叩門。裡面門公問道：「甚麼人？」外邊番子手也齊來喝道：「你是何處來的瘋道人？好大膽！敢來千歲爺府前敲門。」那道士哈哈大笑道：「咱自涿州來，要見上公的。」門公也開了門，出來喝道：「千歲爺的府門，就是宰相也不敢輕敲，你這野道人敢來放肆！還不快走，要討打哩！」道士道：「山野之人，不知你主人這樣大，敲敲門兒何妨？須不比朝廷的禁門。」門公罵道：「你這野道人，不知死活，咱爺的府門比禁門還狠些哩！前日涿州泰山廟曾有兩個道人來祝壽的，已領過賞去了，你又來做甚麼？」道士道：「我不是那慶壽討賞的。」門公道：「是來抄化的？」道士道：「咱也不化緣，咱是要見你家上公的。」門公道：「你也沒眼睛沒耳朵，便來放屁！千歲爺可是你得見的？就是中堂尚書要見，也須等得幾日，你好大個野道人，要見就見呀！」說著就來推他。誰知他就如生了根的一樣，莫想推得動。門公想到：「他是使了定身法兒的，叫番子手來拿他。」走去喚一聲，便來了二三□個，齊動手，莫想得近他身。眾人忙取棍子來打他，反打在自己身上，莫想著他的身。那道士也不惱，只是呵呵大笑。

正喧鬧時，魏良卿出來謝客聽見，問道：「甚麼人喧鬧？」門上稟道：「是個野道人，從清晨在門外，鬧至此刻，不肯去。」良卿走出來看時，只見那道士：

穿一領百衲袍，繫一條呂公繖。手搖塵尾，漁鼓輕敲。三耳麻鞋登足下，九華巾子把頭包。仙風生兩袖，隨處逍遙。

魏良卿問道：「你是何處的道人，敢來我府前喧嚷？」道士道：「我是涿州泰山廟來，要見上公的。」良卿道：「你是前日慶壽送疏的，想是沒有領得賞。」叫管事的：「快些打發他去。」門上道：「前日那兩個道士已領去了。」良卿道：「既領過賞，又來何干？」道士道：「我來見上公，有話與他談的。」良卿道：「上公連日辛苦，此刻尚未起，有甚話可對我說，也是一樣，或是化緣，我也可代你設處。」道士呵呵笑道：「這些兒便叫苦，此後苦得多哩！你也替他不得。」良卿大怒道：「這野畜生！我對他說好話，他到胡言起來，扯他出去！」眾人道：「若扯得動他，也不到此刻了。」良卿道：「送他到廠裡去。」吩咐過，上轎去了。眾人上前拉他不動，又添上些人，也莫想搖得動，依舊喧嘩。

李永貞聽見，忙出來看。盤問未了，早驚了魏監。著人出來問他。小黃門上前問道：「千歲爺問你叫甚麼名字？」那道士道：「我叫陳元朗。」小黃門入內回復，忠賢聽了，慌忙出來。那道士一見，便舉手道：「上公別來無恙？」忠賢走上前扯住手道：「師父！我那一處不差人尋你，何以今日纔得相見？」遂攜手而入，把門上與家人們都嚇呆了。同進來到廳上，忠賢扯把椅子到中間，請他上坐，倒身下拜。元朗忙來扯起道：「上公請尊重，不可失了體統。」忠賢復作揖坐下，把階下眾掌家內侍都嚇壞了，都道：「祖爺為何如此尊他？豈不活活的折死了他麼？」

少頃茶罷，邀到書房內坐下。忠賢道：「自別老師，一向思念，前往泰山廟進香，特訪老師，說老師往青城山去了。後又差人四路尋訪不遇。今幸鶴駕降臨，不勝雀躍。」元朗道：「自別上公，二三年後，家師過世。因見塵世茫茫，遂棄家訪道，幸遇一釋友相伴。這三□年來雲游於海角，浪跡在天涯。今日來塵世，欲募善人家。」忠賢笑道：「老師好說，有咱魏忠賢在此，隨吾師所欲，立地可辦，何用他求。」元朗道：「非也！我所募者，要有善根，有善心，有善果，還要有善緣，纔是個善人家；若有一念之惡，終非善緣。即如上公，潑天富貴，功名蓋世，奈威權所逼，負屈含冤者甚眾，豈不去善愈遠？非我出家人所取。今來一見台顏，以全昔日相與之誼，即此告別。」便起身要走。忠賢忙扯住道：「久別老師，正好從容相敘，少伸鄙懷，以報洪恩，何故忽然便去？」元朗道：「外有釋友等我。」忠賢道：「何不也請來談談？」元朗道：「他是清淨之人，未必肯入塵市。」忠賢忙叫小內侍去請。內侍問：「在那裡？」元朗道：「他在平則門外文丞相祠前打坐，你把這羽扇拿去請他方來。」內侍答應，持扇飛馬而來。

果然祠前有個老僧打坐。內侍忙下馬叫道：「老師父，咱是魏祖爺府裡差來請你的，有陳師父扇子在此。」那老僧睜眼看了，也不回言，起身背上棕團，持著藤杖就走。內侍上馬，緊隨入城。他就如熟路一樣，竟自先走，那內侍在後，飛馬也趕不上。到了府前，門上來問，老僧站在門前，也不回答。少刻到了，下馬同他來到書房。

忠賢出迎看時，原來就是當年救他上山的那老僧。忠賢請他到上坐，倒身四拜，老僧端立不動。拜畢，老僧將棕團放下，盤膝而坐，吃過茶，纔開口道：「上公好富貴，好威權，也該急流勇退了。」忠賢道：「托二位老師庇蔭，頗稱得意，亦常思退歸林下，奈朝廷事多，急難得脫。」老僧道：「上肩容易下肩難，只恐擔子日重一日，要壓殺了。當日老僧有言，叫你得志時切戒殺性，你不聽吾言，肆行無忌，枉害忠良，這惡擔子有千斤之重，你要脫，也難脫了。」內侍擺上齋來，二人絕粟不食，止吃鮮果，飲酒而已。忠賢道：「前因訪陳老師不見，已於寶剎旁建祠以報大恩，撥田侍奉香火，老師曾見否？」元朗笑道：「雖承上公厚愛，然皆無益之費。貧道已久出塵埃，安得復尋俗事？近日於西山創一淨室，頗覺幽靜，雲游之暇，聊以延遲。」忠賢想到：「他既愛西山，何不就代他起造廟宇報答他？」便道：「老師既有淨室，不知可肯攜我一觀否？」元朗道：「游亦不難，但恐車駕擾山陵耳！只可潛地一遊，如夜間方可。」

三人酒畢，老僧即於棕團上入定，元朗與忠賢對榻。元朗俟夜靜登榻，叫忠賢亦盤膝而坐。元朗道：「上公可凝神默坐，心空萬慮，方可同游。」忠賢依言，屏念靜坐。少頃，不覺真魂與元朗攜手出門，同出城來。至人家盡處，只見路旁一個黃衣童子，領著三個牲口來接，元朗叫忠賢騎，忠賢看時，卻是一隻麒麟，一隻白鹿，一隻黑虎。忠賢懼，不敢騎。元朗道：「不妨。這是極馴的。」自己騎上麒麟，忠賢騎了鹿，童子騎虎，果然極穩。只見半雲半霧，耳中惟聞風聲，早上了一座高山。但見：

萬壑爭流，千崖競秀。鳥啼人不見，花落樹猶香。雨過天連青壁潤，風來松卷翠屏開。山草叢、野蘭馨，懸崖峭嶂；薛蘿生、奇葩麗，峻嶺平疇。白雲閒不度，幽鳥倦還鳴。潤邊雙鶴唳，石上紫芝生。轟轟堆螺排黛色，巍巍擁翠弄晴嵐。

看不盡山中之景。來到懸崖峭壁之下，元朗下了麒麟，向石壁上拍了三下，只見壁上兩扇門開，有兩個青衣螺髻女童出迎。元朗邀忠賢入內，那洞中景致更自不凡。只見：

珍樓貝闕，霧箔雲窗。黃金為屋瓦，白玉作台階。巍巍萬道彩霞飛，靄靄千重紅霧繞。千年修竹，雙雙彩鳳為巢；萬歲高松，對對青鸞向日。瑤草奇花多豔麗，紫芝白石自蒼茫。簾垂玳瑁，金鋪翡翠控蝦鬚；柱插珊瑚，瓶注玻璃分海色。垂髻少女面如蓮，皓齒青童顏似玉。青鳥每傳王母信，玉壺長貯老君丹。

二人攜手到亭上，分賓主坐下。童子獻茶，以白玉為盞，黃金為盤。茶味馨香，迥異塵世，到口滑稽甘香，滋心沁齒，如飲醍醐甘露。吃畢起身，各處遊玩，果然仙境非凡，心神不覺頓爽。童子來道：「酒已完備，請真人就坐。」元朗邀忠賢過東道小廊，進一重小門，有許多女樂來迎。只見香風習習，仙樂冷冷。兩邊都是合抱大樹，青蔥蒼翠，老幹扶疏，高有千尺。樹盡處，一座白石高台，梯級而上，上面一座亭子，乃沉香為梁柱，水晶為瓦。亭上擺著酒席。二人到亭上坐下，元朗舉杯相勸，眾女樂八音齊

奏，只見那酒器非金玉珍寶，忠賢卻不識為何物。飲饌盃盤皆非凡類。忠賢看了，心蕩一悟，形神俱化。

少頃，女樂停止。又見青衣女童抱著一個花鳥，走到席前向外，那鳥高叫三聲，忽見那大樹上奇花滿樹，如千葉蓮花，其大如盤，香風縹緲。少刻，每花中立一美女，有尺餘長，身衣五彩。眾女樂復吹彈起來，那樹上美女便按節而舞，疾徐遲速，毫髮無遺。一折已完，眾樂停止。那鳥兒又向樹叫了一聲，樹上的美女皆隨花落，都不見了。忠賢道：「師父何處得此異種？」元朗笑道：「那有甚麼異處！花開花謝，天道之常，人世榮華，終須有盡，任你錦帳重圍，金鈴密護，少不得隨風花謝，酒闌人散，漏盡鐘鳴，與花無異。只要培植本根，待春再發，不可自加雕琢耳。」

二人出席閒玩，只見東首隱隱一座高山。那山上有明處，霞光炫耀；有暗處，黑霧迷漫。山下銀濤迭迭，白浪層層。忠賢問道：「那山是甚麼山？何以明處少、暗處多？」元朗道：「那山叫做峻明山，在東海之東，乃三千造化之根，五行正運之主。遠看則有萬里，近之即在目前。這山本自光明，只因世人受生以來，為物欲所污，造惡作孽，把本來的靈明蔽了，那貪嗔愛欲穢惡所積，遂把這山的光明遮蔽了。即一人而言，善念少，惡處多；以一世而言，善人少，惡人多，所以山明處少，暗處多。」忠賢道：「怎麼那山下之水，有平處又有波浪處？」元郎道：「此水名為止水，這平的是世人俗世以來，父母奔子泣別之淚，人人不免，故此常平；那波浪處是俗世冤家債主怨氣怨血所成，沖山激石，怒氣不息，千百年果報不已，故此洶湧。」

二人正講論間，忽見空中一隻白鶴飛下，向元朗長喉一聲。元朗道：「清冷真人過此相召，我暫去即回，上公在此少坐片時。」遂攜手下台，向北一所茅亭內，分雅潔，藥爐丹灶，件件皆精。元朗道：「上公在此少待，少刻即來奉送回去。若要遊覽，隨處皆可，只那北首小門內不可輕入。」囑畢，跨鶴飛空而去。

忠賢四望，欣羨不已，想著：「我在京數年，到不知西山有這樣個好去處，到被這道士得了。我若要他的做別業，卻難啟齒。我莫若明日傳旨，只說皇上要做皇莊，他卻就難推托，也難怪我，那時我再另建一所淨室與他，又可見我之情。」心中暗暗稱妙。獨坐一會，還不見元朗回來，甚是煩悶。於是信步閒行，兩廊下雖有幾重門戶，俱處處封鎖。又走到北首，見一重小門，半開半掩，想道：「他叫我莫進去，必有甚麼異處，咱便進去看看何妨。」遂輕輕推開門進來。見四圍亦有花木亭樹，中間一個大池。上有三間大廳，兩邊都是廊房。房內都滿堆文卷，有關著門的，有開著門的。裡面有人寫字。忠賢沿著廊走上廳來，見正中擺著公座，兩邊架上都是堆著新造成的文冊，信手取下一本來看，是青紙為殼，面上朱紅簽，寫著《魏忠賢殺害忠良冊第三卷》。忠賢看見，吃了一驚，打開細看，只見上寫著某年月日殺某人，細想，果然不差，嚇得手顫足搖，連冊子都難送上去。正在驚怖間，忽聽見廳後有人大聲喝道：「甚麼生人，敢來擾亂仙府？」忠賢抬頭一看，見一個青臉獠牙的惡鬼，手執鐵錘，凶勇趕來。忠賢嚇得往外就跑，不覺失足跌下池去，大叫一聲，忽然驚醒，看時，仍舊坐在書房床上，嚇出一身冷汗來，戰慄不已。見桌上殘燈未滅，老僧猶在地下打坐，元朗亦垂頭未醒，再聽更鼓，已交四鼓，心中驚疑不定，只得睡下。

昏昏睡去，到天明起來，見老僧與元朗都不見了。忙著小內侍出來問，門上道：「纔出去未久。」內侍回復，即著他飛馬去趕，一路問出彰義門來，見二人緩步在前，小內侍喊道：「二位師父！魏祖爺有請。」二人那裡理他，昂然緩步而走，止隔有數步遠，卻再也趕不上。將趕到蘆溝橋，小內侍喊聲愈急。元朗回頭道：「我們不回去了，有個帖兒你帶回去與你爺罷！」向袖中取出個封袋來，放在橋石柱上。內侍趕到取起，再看二人，早已不見了，只得將帖兒拿回稟復。忠賢叫人拆開讀與他聽，上寫道：

掀天聲勢倚冰山，破卻從前好面顏。

回首阜安山下路，霜華滿地菊斑斑。

忠賢聽了，不解其意，喚李永貞來看，也不解。隨將夜來之事說了一遍。永貞道：「此無非幻術惑人，有甚應驗，不必理他。」眾乾兒子都來問候，永貞道：「不可外傳，且置酒為翁解悶。」眾人坐下飲酒。

忽傳進薊州邊報來，忠賢道：「邊上那些官兒，不以邊防為事，專一虛報軍情，冒銷錢糧，我要自去拐柑。」那些堂家們也都想要去抓錢，遂極力撮弄他。李永貞等也不敢拂他之意。隨即上本，把內事托與李永貞，外事交與崔呈秀，「凡一應本章，等得的，候我回來批發，緊要的飛送軍前。」吩咐已定，擇日起馬。先是客巴巴，後是眾乾兒，都到私宅錢行。又送許多下程。忠賢帶了許多金帛等，以備中途賞犒，至日辭過，帶了三千忠勇軍出皇城來，浩浩蕩蕩，好生威武，但見一路上：

干矛耀日，戈戟凝霜。風飄飄旌旗弄影，彩雲中萬千條怒蟒蟠身；錦團團幢蓋高擎，碧漢中百隊翔鸞振羽。黃旄白鉞，微茫浮白，依稀陸地潮生；紫驥黃駟，燦爛成花，彷彿空山雲擁。又刀手、圍子手、劊子手，對對錦衣花帽都帶殺人心；旗牌官、督陣官、中軍官，個個金甲紅袍盡挾圖財意。帷幄前列一對兵符賜劍，果似上帝親臨；寶車邊擺許多玉節金瓜，何異君王駕出。

五城兵馬司已預督人清道，提督街道的錦衣官早差人打掃，令軍士把守各衙門，擺開圍子，連蒼蠅也飛不過一個去。那兩邊擺著明盔亮甲的軍士，擎著旗幡劍戟，後盡是些開道指揮，或大帽曳樓，或戎裝披掛。轎前馬上擺著些捧旗牌印劍蟒衣玉帶的太監，轎邊圍繞的是忠勇營的頭目。一路上把個魏忠賢圍得總看不見。

纔出了城，便有內閣來錢行，其餘文武各官俱排班相送，打躬的、跪的、叩頭的，足擺有餘里。至於各省督撫，直送過境方回。崔、田眾義子並彪、虎等，俱送到五里外。一路來遠省撫按都差官遠接，自己在郭外相候。提鎮等都是戎妝，與司道等俱在交界地方迎接。忠賢吩咐道：「隨從的軍士皆是本監自行犒賞，上下一概不用供給。」那些地方官怕親隨等講是非，雖說不收供給，卻都暗地送禮，這些人還爭多嫌少。忠賢雖不收下程，卻不敢不預備，又恐他一時要用。只等過了這處，那處纔脫得干係。到一處，不過閱一閱兵，看看城池，拐點錢糧虧空，卻又被那些官員奉承得無處生波。那些掌家都撈飽了財物，俱作不起威福來，只增了許多接見各官的儀注。

一日，行至黃花鎮喜峰口，夜不收來報，口外墩台狼煙忽起，恐有兵至。忠賢即著守將出戰，他也領著忠勇軍士上城觀看。等了兩日，不見兵到，俱各懈怠。到了第三日午後，忽見山坡下塵頭飛起，擁出一簇人來，一個個：

豹皮裁磕額，犁尾綴紅纓。

畫鼓咚咚響，旗幡對對迎。

絨繩牽白犬，健背架蒼鷹。

短箭壺中插，雕弓手內擎。

鋼叉渾似雪，匕首利如銀。

挖撻齊眉棍，閻王叩子繩。

獐貓渾喪膽，狐兔盡藏形。

那些人約有二三百個，俱是口外良民，專以打獵為生，官府也不禁他。凡上司要野味，都向他們要。那忠勇軍只當是敵人，便一聲炮響，殺下關來。眾獵戶不知何故，一則手無大兵器，二者不敢抗拒官兵，都四散逃走。走得快的逃了性命。走得緩的白送性命，殺死有五六人，齊上關來獻功。忠賢大喜，重加賞賜，具本奏捷。時人有詩曰：

無端生事害良民，贏得功勳誑帝庭。

可惜含冤邊外骨，年年灑血灑長城。

忠賢自欽建此奇功，乘興而返，下令班師回朝。一路所過地方，不知花費多少銀錢。這纔是：

高牙大纛向邊陲，無數衣冠拜路衢。

有石燕然誰與勒，空教將士困馳驅。

大軍所至，雞犬皆殃。忠賢雖禁止部下，背地裡何能禁得許多？雖說不用夫馬供應，其實部下俱折錢上腰，豈不是生事擾民？纔一到京，早有大小文武官員排班迎接，只見：

左擺著師濟文臣，角帶素衣屯紫霧；右列著猙獰武將，錦袍金甲繞層雲。跪的跪，伏者伏，渾如乞乳羝羊；揖者揖，躬的躬，好似舒腰猛虎。呈手本紙飛似雪，聽班聲響震如雷。只疑巡狩駕初回，除卻六飛渾不似。

忠賢進了私宅，一班黨羽都來問安，置酒接風，忠賢大喜。不表。

次日早朝，忠賢奉本上殿，奏與主上。畢竟不知此後做出甚麼樣的恩典情備而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